

清史稿

赵尔巽等

●卷四百七十 列传二百五十七

○志锐（刘从德 春勋） 良弼 宗室载穆（万选 德霈 同源） 文瑞（承燕 克蒙额） 恒龄（德霈等） 朴寿 谢宝胜（姚霈云） 黄忠浩（杨让梨等）

志锐，字公颖，他塔拉氏，世居紮库木，隶满洲正红旗，陕甘总督裕泰孙。父长敬，四川绥定府知府。志锐幼颖异，光绪六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与黄体芳、盛昱辈相励以风节，数上书言事。累迁詹事，擢礼部右侍郎。中东事起，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。虑陪都警，自请募勇设防，称旨，命赴热河练兵。未逾月，以其妹瑾、珍两妃贬贵人，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，释兵柄。遂迂道出张家口，策马逾天山西绝幕。所经台站，辄周咨山川、风俗、宗教，箸诗记事。居数年，将军长庚令赴边外釐中俄积案，凡六阅月，结千馀起。前后五上疏筹西北防务，发强邻狡谋，中当轴忌，左迁索伦领队大臣。领队例不得专摺奏事，居则钩稽地形庀塞，出则徼循鄂博、卡伦，冀得当以报。又数年，改授宁夏副都统，疏请发帑二十万濬城外故渠，

获沃壤数千顷。频上疏，多言人所不敢言。

宣统二年，迁杭州将军。明年，调伊犁将军，加尚书衔。入觐，条上弭边患、御外侮机宜甚悉；又力陈新政多糜费，请省罢，壹意练兵救危局。并请边地练兵费百万，部议止予二十万。抵新疆，闻武昌变，或劝少留，不可。逾月，到官，日讨军士而申儆之。已，兰州军譁变，宁夏继之。伊犁协统杨缵绪以兵叛，夜据南北军器库，攻将军署。群议举志锐为都督，峻拒之；迫诣商会，亦弗从，起发枪击之，遂遇害。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，抚尸号恸，亦为叛军所戕。

又武巡捕官刘从德，四川人；教练官春勋，京旗人：并及於难。事闻，赠志锐太子少保，谥文贞。

志锐夙负奇气，守边庭逾十稔，自号为穷塞主。工诗词。熟察边情，惧祸至无日。其赴伊犁也，以手书遍告戚友，言“以身许国，不作生入玉门想”。其致命遂志，盖已定於拜疏出国门日云。

良弼，字赉臣，红带子，隶镶黄旗，大学士伊里布孙。少孤，事母孝。劬学，留学日本陆军学校，毕

---

业归，入练兵处。历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，补司长。时新设禁卫军，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，迁军谘府军谘使。平日以知兵名，改军制，练新军，立军学，良弼皆主其谋。尤留意人才，自将帅以至军士，莫不延纳。思有所建树，颇为时忌。

武昌乱起，各省响应，朝论纷呶，王公贵人皆气馁，莫知所为。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，外联群帅，内安当国，思以立宪弭革命，图救大局，上下皆恃以为重。时袁世凯来京，方议国体，人心不安甚矣。一日，良弼议事归，及门，有人遽掷炸弹，三日而卒。事闻，震悼，优恤如例。其后官绅请立祠於北京祀之。

良弼刚果有骨气，颇自负，虽参军务，无可与谋，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，日有忧色。及遇刺，医初谓可疗，忽有进以酒者，遂死。死未旬日，而逊位诏下，时皆悼之。

宗室载穆，字敬修，隶满洲镶蓝旗，恂勤郡王允显五世孙。祖绵翔，镇国将军。父奕云，一等侍卫

---

，记名副都统。载穆年二十，除三等侍卫，累迁头等，兼办事章京。以忤直忤上官意，数岁不迁。光绪二十六年，拳乱起，两宫西幸，痛哭自尽者再，遇救获免。三十二年，授太原城守尉。明年，有诏递裁驻防，分遣归农，乃倡农桑，劝女工，兴学校。比去晋，旗民男妇务耕作、嫗织纴者达二百人。省城门有八，旧闭其二。阜城门当汾水冲，河决土壅，不能通车马，群议闭之。载穆曰：“此汾西数十村入城孔道也，请於旧门南辟新门。”民称便。秩满，将入覲，巡抚丁宝楨疏留之，报可。

宣统三年，简京口副都统。鄂难作，缘江戒严。载穆缮城郭，犒军士，设练兵处，定营防城守章条，昼夜徼循，旗、汉民杂居者皆安堵。已而新军徙顿铁道旁，运枪械者繚属。载穆知有异，遣使如江宁告急，弗应。江苏巡抚程德全号独立，传檄镇江，防营乃潜通苏军，全城益怖惧。於是官绅集议，定满、汉联合策，约毋战，且要旗营缴军械。载穆知事不可为，罢会大恸，语左右曰：“吾上负朝廷，所欠止一死耳！”左右

---

环跽，请系众心，维危局。翼日，镇绅杨邦彦诣军门趣缴械，不许。会新军入据汉城，旗营大譁，乃进旗众而语之曰：“驻防兵单粮储竭，吾战死甘如饴。顾糜吾民肝脑膏锋刃，吾奚忍？若曹其徇众议，纾急祸。吾身为大臣，且天潢亲也，宜效死。”是时骁骑校万选力争，请毋止战，不见用，顿足大哭。印班德霈亦愤甚，曰：“大局休矣！吾宁死以报国。”载穆嘿不语，乃缮遗疏，手自缄印，遣佐领良才赉至京师。复草遗书致商会，犹殷殷以七千人生命相嘱。随行四仆皆遣归。有李顺者，去复返，朝夕侍其侧，偶退休，诘朝入寝室，则已自经死矣。郡人哀之，殡敛如礼，且为置田安厝焉。将军铁良上闻，命赻覆死事。江宁失，铁良走，宗人府亦无奏报，故褒赠之典弗及云。

万选、德霈并殉。先是骁骑校同源以旗人将失所，忍死争旗产。至是乃语家人曰：“吾可以从殉国诸公后矣！”沐浴整衣冠，不食而死。万选，字子昭，蒙古敖汉氏。著有易注、笔谏、金石赏心、火龙攻战略诸书。德霈，字雨田；同源，字子清：并蒙古人。

---

文瑞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世袭男爵，充头等侍卫，出为马兰镇总兵。中日之役，喜峰口逼近战地，策守御，遏内匪，辖境以宁。坐陵树虫害免，顷之被宥，除归化城副都统，兼署绥远城将军。拳匪乱，蔓延蒙旗，教案纷纠。文瑞至，与外人推诚商榷，偿款独轻，绥民德之。调青州，念旗民乏生计，为辟工厂，兴学校，编制军队，满城一切皆治办。移成都，未之官，擢西安将军。兴学、劝工，为治复仿青州。

议办移垦授田法，未及行而鄂变作，西安新军应之，先据汉城，缘涂纵火，烟焰张天。疾趋南街，遇新军，前骑戈什哈数人被击死，纡道归。与左翼副都统承燕、右翼副都统克蒙额筹应变策，遣军士画陴而守，两军合战，自申及亥不少休。翼日昧爽，新军分攻东、南门，旗兵多伤亡，文瑞督饬益力。未几，新军请停战会议，遣协领葆钧往，迄未得要领。复贻书新军，反覆开喻，亦不答。而新军又两路夹攻，旗营火器竭，渐不支。日方午，东门破，进满城，终夕巷战，旗兵死者二千余人，余皆屠杀。麾下壮士从者十馀，及

---

其子熙麟而已。於是环请引避图恢复，文瑞忼然曰：“吾为统兵大员，有职守不能戡乱，重负君恩，惟有死耳！”乃口授遗疏，趣熙麟书之，命乘间达京师，而自从容整衣冠赴井死。幕僚秦鹤鸣敛之。

承燕同时投井死。

克蒙额，字哲臣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先请巡抚发新式军械，迟不应，激战三昼夜，力竭阵亡。

恒龄，字锡九，舒穆鲁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湖北荆州驻防。恒龄少嗜学，娴武幹，尤熟中外兵家言。以附生官笔帖式，迁骁骑校，累擢佐领。旗营久习窳惰，罕知兵事，乃创编新军，设讲武堂教之。拳匪乱作，湘人旅荆者被煽动，燔沙市趸船及税关、领事署，外国侨民多逃避，势岌岌。恒龄率二百人往镇抚，诛首要，宥胁从，外人避难者护持之。事宁，军政课最。将军绰哈布疏综营务，恒龄条上四事，曰：设警察，兴学校，釐财政，练常备军，并奏行。设八旗高等学堂、陆军小学堂，俾任校事。顾其时风气闇塞，款无所出，遂走谒总督张之洞，面陈规画，获助万金，始成立；

---



犹不足，省新军陋规益之，岁以为常。於是订章条，甄材颖，走书币聘海内名儒，分科教授，校风肃然。学部曹司考察，称荆州第一。旋领振威新军，调督练处参议，总办陆军小学。将军恩存、总督陈夔龙交章论荐。

宣统改元，调充热河练军统领。汰老弱，补缺额，申严纪律，凡两阅月，获匪首葛兰亭等，推功将校。二年，授宁夏副都统，朝阳绅民篝留，夔龙上闻。廷议以西陲边要，趣到官。既莅事，首严烟禁；开渠屯田，久无效，设方略整饬之。

三年，遭父忧。令甲，旗员百日服除即视事。恒龄固请终制，解职去，奉父丧於万县，抵宜昌，鄂乱作，道涂阻绝，将军连魁疏请参军事，上命署荆州左翼副都统。恒龄援“墨经从戎”义，忼然任城守，而援绝饷匮，兵人疲饷则譁变，乃斥家财饷之，涕泣誓众，令毋扰沙市启外衅。时方患痼剧，裹创策骑出，昼夜徼循，血痕犹濡缕然。无何，事益亟，外城失。恒龄晨起，公服端坐堂上，发手枪洞胸而殁。家人得其与弟恒

---

广、子裕文书，曰：“吾家世受国恩，宜竭力图报。今城既失，义当死。所憾者老母在堂，忠孝不获两全。第吾母有子能尽忠，亦甚得。我死，汝曹能阖门殉节固善，否则善事吾母，以补吾不孝之罪，毋以吾死状令老人知也。”恒龄死数日，连魁与右翼副都统松鹤开门纳民军，荆州遂失。事闻，上震悼，谥壮节。

参谋长德霈自经死。恩霈亦自经，家人救之，愤不欲生，后数日卒。

朴寿，字仁山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光绪二十年举人，授吏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拳乱起，联军入城，首与各国谋保商民。出为山西归绥道，简库伦办事大臣。三十二年，召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，迁正黄旗汉军都统。明年，除福州将军，整旗务，严烟禁，专志训练，得精卒四千人。宣统三年，省城民军起，率防军与搏，火器猛利，民军几不支。然民军虽被创，辄随时募集，防军以猛斗故，伤亡多，卒败溃。朴寿被执，受挫辱，不屈，遂支解之，弃尸山下，其死状为最烈云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肃。

---

谢宝胜，字子兰，安徽寿州人。初隶金顺麾下，从征西陲。嗣随宋庆、马玉昆克肃州及关外诸城，积勋至都司。以事与玉昆左，弃冠服走博克达山为黄冠。光绪十五年，玉昆提督畿辅，鸠集旧部，独伟视宝胜，招之出。敦促备至，宝胜忼然曰：“玉昆知我者，义不忍卻！”乃弃黄冠，诣军所献方略。二十一年，朝鲜告警，从出关，与日军数十战，勇敢躡伦等。玉昆弟陷重围，锐身救之出。和议成，愤甚，复为道士装，羁迹京师白云观，如是者数年。

拳乱作，柴洪山统武卫护军，荣禄檄领前路后营，已留河南，更名精锐军，领左营，寻筦豫北军。忌者中以蜚语，巡抚吴重熹疏辨其冤，上卒优容之。驻军河、陕、汝最久，将士积相畏服，军麾所指，纪律肃然。累迁至副将。

宣统改元，授河北镇总兵。明年，移南阳，河、陕、汝军仍受节度。宝胜益感奋，尤严治盗，所莅毋扰民。恒短衣执械先士卒，或宵行数十百里，伪为小商，诘虚实。村民通匪者惮其至，尝置毒饮水处，宝胜则自

---

携水罍，怀麦饼，食尽，忍饥渴以为常，以是寇鲜漏网。洛阳张黑子、嵩县王天纵、汝州董万川尤鸷悍，张、董并计擒之，天纵惧不敢出。豫西数十州县皆安堵，而南阳王八老虎犹嵎负。宝胜至，移书期决斗。会天大雪，前期五日，潜师薄其巢，贼不戒，据中庭轰拒。宝胜奋身入，众继之，火其庐，卒就缚，置之法。自是南阳无遗寇。宝胜短躯幹，目光炯炯能慑人。视盗如仇，待士卒若子弟。劳无吝赏，遇丧亡，赙恤尤厚。饷馈无所受，无兼衣馀食，统兵十余年，而负债钜万。巡抚宝棻上闻，中旨敕司库偿九千馀金，异数也！

三年，移师嵩县。值鄂乱作，亟还筹战守。其时襄樊已应和，土寇处处飙起。豫南与陕、鄂壤地接，市言讹鬻日数至。检勒部曲，日夕巡徼不少休。支振数十日，而襄樊军阑入，士民与通款，将内讧。诸将意沮，咸莫能奋，惟都司姚霭云慷慨原从战。无何，新野陷，大吏飞檄戒毋妄动。宝胜愤激，赴校场，与众誓死守，而府县官已委印绶去。翌日元旦，独朝服诣万寿宫行礼，痛哭不能止。俄传南军入，烟焰翳天，各营亦以

---

食尽而溃。不得已，退顿裕州，比至，城皆树白帜矣，乃止舍。至夕而逊位诏至，召将卒励以忠义，麾之去，夜半时，屏仆从，肃衣冠，呕血数升，以枪自击死。平旦，将卒趋视，皆哭失声，以大纛裹尸，舁至独头镇敛之。

霭云，陕西人。旧为多隆阿部将，后从宝胜军，隶营务处，亦为民军所戕云。

黄忠浩，字泽生，湖南黔阳人。通经术，嗜读儒先性理书。以优贡生入赉为内阁中书。主沅州讲席，锐意地方利弊，建西路师范学堂，劝民植桑育蚕，尤颛志矿业。陈宝箴、赵尔巽先后抚湘，设矿局及公司，采平江金矿、常宁水口山铅矿，至今称厚利，皆其谋也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以东事筹防，募乡勇五百人入鄂，守田家镇炮台。总督张之洞一见重之，调领武靖营，驻洪山。二十三年，治军长沙，统毅字军，军故征苗旧旅，日久窳敝，不可用。宝箴纳其议，别募威字新军，俾主之。二十六年，之洞檄募师勤王。二十八年，徙驻岳州，缉新堤土寇，平之。再入赉为道员。赴日

---

本参观大操，归，益详练战术，知兵名大著。明年，尔巽檄综湖南营务处，统忠字旗五营。其冬，母忧去职。

逾岁，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，湘边大震。起忠浩率所部援桂，直捣梅寨，用少击众，寇大创，降敕褒嘉。寇奔福禄村，村故瑶地，箐壑深阻，中有危涂垂线缕，容一人行。忠浩乃短衣芒屨，徒步深入。会天酷暑，郁为瘴疠，兵士死相继，忠浩亦遘膨疾，然治军勤如故，寇卒不敢近。捷上，授狼山镇总兵，请终制，改署任道员授总戎，特例也。是时岑春煊驻桂林，檄与议军事，奏署右江镇。服阕，予实授。未几，乞假去。再至湖北，尔巽留综营务处，兼统全省防军，荆襄水师受节度。

宣统二年，从尔巽入川，署提督，乞归。三年，京师开全国教育会，忠浩与焉。争铁路国有为非计，议大濬洞庭湖，纾湘菑，议论侃侃无所挠。还长沙，值巡抚余诚格新莅官，党人谋日亟。诚格虑新军有异志，以中路巡防十营属之，不就。诚格下席揖请至再，不获已，始受事。甫三日，鄂乱起。九月朔，新军变，

---

将入城，协统萧良臣遁，防军为内应。忠浩方晨谒，随诚格出，抚谕至再，势汹汹不可遏，要诚格为都督。诚格从间道出，召水师，水师亦变。诚格投江，左右援之，不得死。忠浩犹留署，火起，护弁强之出，及门，遇乱兵，被执，胁降不从，劫之走，刃伤臂及股，至小吴门城楼，遂遇害。家人奉丧归葬，缘涂设奠者数百里。继忠浩死者有杨让梨。

让梨，字劭钦，籍湘乡。少与王珍子诗正友善。诗正援台湾，战失利，尝负之以免，军中咸壮之。积勋至守备。转战新疆、河州、西宁，数有功，累擢参将，赐号铿色巴图鲁。既，还长沙，隶忠浩麾下。宣统二年，补镇箠镇标中军游击。明年，武汉事起，忠浩电调援长沙。次辰州，闻省城乱，乃扼辰龙关，誓死守。箠兵故悍锐，为民军所惮。时总兵周瑞龙持两端，其子瓚赉金至，将以饵箠兵，哨弁李凤鸣潜告让梨，得为备。瑞龙称疾，檄让梨还，代以他将。让梨乃上书责以大义灭亲，辞激昂，且传檄捕瓚，瓚遁。已而瑞龙降，道府官委印绶去。让梨痛哭，犒遣军士，独棹小舟

---

至清浪滩，踊身入水。舟子泅出之，让梨恚甚，曰：“奚活我为？”璚出代其军，遣人追紮让梨及其子传孔，锁送长沙。迳常德，遇龙璋巡按西路，劝之不屈，遂斩之。临刑，肃衣冠北乡拜，观者万余人，皆泣下。传孔释还。

有陈萇者，让梨从子壻也。当让梨被缚时，萇即夺起击缚者，仆一人，攒刃交下，伤其首，断一足，并死之。

论曰：辛亥之变，各省新军既先发难，防营不能独支，而京外旗兵久无军备，又多被残困，死行阵者，自寥寥可数。志钧等权轻势孤，艰难撑柱，思以一隅挽全局；及事不可为，乃以死报，志节皎然，可敬亦可哀矣！



●卷四百七十一 列传二百五十八

○盛宣怀 瑞澂

盛宣怀，字杏蓀，江苏武进人。以诸生纳赀为主事，改官直隶州知州，累至道员。尝赞置轮船招商局，开采湖北煤铁矿，李鸿章颇信任之。英商擅筑铁轨，首沪迳宝山讫吴淞，上海道数阻，弗听。宣怀与英官梅辉立折辩，偿银二十八万有奇，始归於我。光绪五年，署天津道。时鸿章督畿辅，方乡新政，以铁路、电报事专属宣怀。宣怀以英、丹所设水陆线渐侵内地，乃集赀设津沪陆线，建电报学堂，并援万国公例与争，始克严定条款。会订水线相接合同，於是与轮船招商同为商办两大局。八年，英、法、德、美议立万国电报公司，增造自沪至香港水线，垄利权。宣怀复劝集华商自设缘海各口陆线，以绝觊觎。

十年，署天津海关道。会法越构衅，海防急。乃移金州矿赀治苏、浙、闽、粤电线，便军事，而部议指为含混，科以降级调用。左宗棠为言於上，事下南洋大臣曾国荃等，上其绩状，始改留任。十二年，授山东